

影宋柳河東集

外集 外集補遺
賦傳 誌表箋 啓



河東先生外集卷上

賦文詩

披沙揀金賦

宋寶之道向乎選才。劉慶儀世說陸士衡文。

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見鐘
暉文品公外集賦三首皆正元

進士時以後
五年以

沙之為物兮視汙若淨金之為寶兮耻居下

流沉其質兮五才或闕左氏天生五才民耀

其光兮六府以修書六府然則抱成器之珍

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

取貴豈溼滓而為儔估切壯披而擇之斯真

見寶盪浸淫而顧眄指炫熒煇切而探討煇切

探戶廣切音貪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緇論語曰

緇白乎涅而不既堅且好詩既堅既好潛雖伏矣詩

雖伏矣亦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孔昭

之殊姿入切爝弋切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左氏

寡君將君是望取不稽首先迷後得易先迷後利孰謂棄子

如遺詩將安將樂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

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

也則散弈弈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

昧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棄諒致美于無

窮欲蓋而彰出春秋左氏傳序將炯爾而見素不索

何獲昭二十七年左氏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

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直

質而特殊錐處囊而織光爭此趙平原君賢者之與此

也譬如其末立見劔拭土而異彩相符雷煥書

華以南昌西山土不如華陰土報雷煥書兼華陰

式劔轉精明也將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

必得亦能乎豈獨婚旭日以爲榮

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繁若星繁

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即詠

陸文可俾性機事而昭明是選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若

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

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籟之學

漢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籟不如教子一經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

才晉孫綽字興公作天台山賦示范客有希

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

三王迎日禮用夏郊。出禮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

柴郊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註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

策著也

寅方肇

建俟啓蟄以展儀

桓九年左傳凡祀啓蟄而郊啓蟄謂建寅之月

卯

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烈之凝氣

仲冬送烈

烈導遲遲之陽律

詩春日遲遲

猶分可愛之輝

九文

年左傳賈季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趙盾式佇寅賓

之質書寅實出日誌云寅敬實尊也稽之虞典期匪廢而

徐行以夏時論語時行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

相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事傳小正禮記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

吾得夏時焉註云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

正有小符上春以備儀必修其始先仲春而有

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

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蹟索隱得郊祀

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

儀標後王皮弁乍臨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尊上也

土圭之影猶積

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

泰壇既罷

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玉漏之聲漸長

張衡漏水利轉

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變熙

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

詩杲杲出日

壁影始融

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於康

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

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

天人之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

流金石暉照陶匏

禮記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

異乎天

紀不修天書紀秦伯尚矜其秦時及封

考之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至文公作

宣公作密時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下

祭炎帝獻公作哇時祀白帝皆未嘗立秦時

至漢武元鼎中始立秦時祠太一則秦時

漢立也賦云秦官失職左傳天子有日御晉

矜秦時恐誤

侯徒繼乎夏郊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

寡君疾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

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

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

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存闕

于以迎之則無為者委照將父豈三舍之足

憑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延光可期胡再

日暮授戈揮之日反三舍

中之云假漢書文帝時新垣平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自却復中乃更以十七

年為元年風俗通曰成帝問劉向曰俗說文帝及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向曰文帝少即

位不容自然應以繁祉錫之純嘏詩天錫禮公純嘏禮

儀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今我后再

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載穀之宜詩俾爾受

之千億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

恭祀事竝虞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聖人立制智者研精。題見晉輿服志記里鼓車駕

四馬制如司南車又見葛洪所集西京雜記雜物古今註曰木

章車所以識道也起於西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鐺尚方故事有作車法

異哉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于時

行即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

威儀之三千禮記禮儀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

行之五十賈捐之傳鸞旗在前屬配和鸞以

入用桓二年左傳錫鈴和鸞昭其聲也竝司

南而為急取車制如司南若乃郊薦之儀既

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

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

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識雷

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機以求舊

運巧智而收新相彼良工自殊昧道之士眷

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齊步武而無佚差遠

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老子音大音

希聲克正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固善

應而莫實諒知幾而有為于偽切載考載擊所

辨于長亭短亭庚子山江南賦十里長亭短亭匪疾匪徐

是分乎有智無智

背上題作黃綺幼

蓋曰揚脩便解魏武行三十里方悟武

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微矣

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常

有欲以觀其微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響其鐘

而有制

曰擊鼓其鐘

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

旋異銅渾之儀亦可叙紫微之星次殊玉漏

之制而能涉黃道之目躔周物之智斯設極

深之幾是研

易曰夫易聖人所

鄙繁音之坎

坎

擊坎鼓宛丘之下

其陋促節之闐闐妙出人

謀思由神擬時然後擊釐賞典牙今茲動惟
其常契同文手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
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
昭文物表聲明不憊于素青德可舉而行寧
乎騁遷妙呈筆精固敢號巨雅而獻賦庶將
開萬國之頌聲

吾安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歎及之乎曰然若用
乎而能使羈患孝乎與否矣無患而患亂

孝而孝聞焉若使不見而忠無聞焉孝而
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曰然也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
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
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減不應
臣投是龍於天地之內不踰晷雷孚上下雷
孚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
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

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
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
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
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
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

人居戚里

前漢萬石君傳注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有

賢操

七到

自來嫁因邑惡群賊之亂志

與為類，禮深，居為翁，製縷，結既，嫌不及其，
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
之相與為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
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造。

七到切
至也

邀之，邀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

間戚里之人，日夜為飭厲，一有小不善，唯恐
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為禮節，願朝夕望
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
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

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為禮若夫矜
車服耀首飾族出謹開以飲食觀游非婦人
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南入
浮圖有國工具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
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
之側聞男子歎者切致口漱河間驚跣走出
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眾戚通
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
無罪吾屬耶倘奉歎諸為膳叔再曰數然矣

於門如是何耶羣歲闕且過春年乃敢復

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隄隄州西滄園

兩間二。禮篇韻無此字未詳隄或口說

音曲岸也又魚開切脩長也前漢相如傳臨曲江之隄州兮注曲岸頭也且衣切

檻出魚鱉食之河關為一笑眾乃歡俄而

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然河間乃肯

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

倨坐觀之有頃壁著出宿選貌美陰大者

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

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喞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馬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灰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旦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戚友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喪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旣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

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怍怍

急 恒若危柱之絃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

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

非藥餌能已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

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

不為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

音張

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

答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

大喜不為服關門召所與淫者保逐為荒淫

果○傑力切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

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苦篳切又為

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

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

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

男子也猶日呻呼懵懵以為不足○懵音蒙又母總彌

登母巨三切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

為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頰皆不欲

道也蹙與蹙同促也急也柳先生曰天下之

士爲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爲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焉公時在柳州劉

夢得集有與公書云發書得等
 郭師墓誌一篇以為其工獨得
 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
 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知又云
 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
 卷拈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
 聞噫人亡而器存布在方冊者
 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郭師
 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槩耳
 蓋觀郭師之事觀公之文而有
 感也

郭師名無字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

音能鼓十三絃阮瑤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絃十有二象十二時柱高

三寸象三才唐史音樂志云箏本秦聲也制與瑟同而絃少秦乘瑟造五音唯此瑟十五

此乃箏也今雅樂清樂箏並有之
樂皆十有三絃郭師所能者蓋十三絃者

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

靡布爪指運掌擊於煥切舊作緊胥山沈公
謂當作擊儀禮曰鉦中指

結于擊掌後節中也又音牽音慳擊也牽也使木聲絲聲均其所

自出屈折愉繹屈一作抑知一作如學者無能知自去

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棄

去兄弟自髡縑入代清涼山代謂又南來楚

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

太宗子吳王恪恪子琨琨子祗祗子懽懽子宙皆嗣為王或以告乃延入

強之宙號知聲音扞蹈以為神奇會宙貶賀
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
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
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教
閹管謹視出入餌仄柏不食穀三年變服道

逃九疑叢祠中

史記神之依叢木者謂之叢祠

披取之益善

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嶠山

嶠

山名。嶠力主反。

求道籙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

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奈時已得骨

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

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元和十二年月闕其團

於是始謂九月十六日也心為浮圖形道士仁人我

哀埋勿棄

趙秀才羣墓誌

嬰曰死信孤乃立史記趙世家曰晉至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

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曰公孫杵曰杵曰謂朔

友人程嬰曰胡不死朔婦有遺腹若幸而男
吾奉之後果生男屠岸賈索之嬰與杵曰謀
乃取他人子使杵曰負而匿諸將遂索杵曰
殺之程嬰與趙氏真孤俱匿山中至十五年
景公疾卜云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於
是召趙孤及程嬰復與趙田邑如故王侯

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仕

相及一本止作祖仕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

之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遠

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庚寅元和五年問年二紀益

以十四年三十僕夫返樞當啓藝左氏啓藝建寅

正月也蓋瀟湘之交瘞原隰稚妻號叫幼女泣

和者懷欵行路悒追初憫天銘茲什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公集有與李陸州書名

皆不得而詳然公誌及其私必與公相厚者元和五年公時與

李俱在永州故云卒于湘水之東誌是時作也漢書齊悼惠王

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顏師古曰謂與旁通者其云外婦本此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州楊母曰劉客倡也淑

之父曰揔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

為睦州詆狂寇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

馬李為睦州刺史元和二年納為外婦偕竄

為李錡所誣得罪貶循州

南海上及移永州

更大赦李州

之騷人多李

之舊日載酒往馬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

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

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

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

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彫

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澣

謂湘靈也

嗣靈音

兮永終古

湘靈鼓瑟今淑之

死能嗣其音也

河東先生外集卷上

世綿慶氏
功梓家勳

河東先生外集卷下

表啓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公正

有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又
有為耆老請復尊號表二皆在

貞元十九年間蓋為德宗復聖
神文武之號作也其事已詳於

正集之註今又有表六
蓋在正集之表前作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司馬相

選列辟以迄于今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

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書以魏文王之耿光

光也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

何觀左傳書而不觀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

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

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于地禮記博厚配地高明

配天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

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騭之功莫

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正月羣臣

上尊號曰聖其後雖逢厄運興元元年正月

神文武皇帝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書我武猶自咎

而抑損同罪已之義

左傳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明愛人

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犬

懼謂掩全功五年于茲

貞元四年甲子至貞元五年十月百

矣若墜冰谷

貞元五年十月百

方今百職皆

理庶績其凝

書皋陶謨

人用咸和

書用咸和于萬民

俗惟

丕變陳師鞠旅

兵法二千五百人為旅

無犯塞之

虞畫界封疆

一本封疆在畫界上

無專地之患四海寧

一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寃之聲

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

以為不寃

逋賦蒙勿收之惠

一本逋作通

西成有穰歲

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恭

豈宜固為菲薄

菲薄見孔明出師表不妄自菲薄

以掩盛明

尊號之崇願復如舊况臣等親奉平明之理
久蒙覆露之恩耻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
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地神
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悃懇
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

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顙顙不勝大願臣

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為上儀

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皇帝陛

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

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協切英聲

之揚宜越軼于千古結切軼徒而乃久為抑植

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

等又以為不私與己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

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

既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

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耀而誣質而不集

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昭十二年左傳思我

王度式如金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

明配天地之廣大易廣大配天地聳遠方之觀聽兼

前代之軌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

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庭而使鴻名不彰

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

儀則臣等蒙耻於今獲罪於後實為大懼敢

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迴
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
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
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
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漢書動寤萬乘
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
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

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

正五始

白虎通云五行

祝融績三皇

白虎通曰謂之祝融何祝

者屬也

融者績也

言能屬績三

人爲之名以

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泊我祖宗之明咸因

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咸異而表功明德一

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

察人心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

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

湯之罪已

左傳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念周宣之側身

詩雲

漢宣王遇灾而懼側身修行

去徽號而不稱垂炯戒而自

做

○ 烟古
迥切

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

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

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

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

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四人遵

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

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

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

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
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
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列祖之
盛儀廢而不續

續一作續又一作續

其不可二也庶正

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太學諸生黃冠之
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
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
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
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也

易天下之道元貞夫一者也

始之義善之長也

易元者善之長也

并包覆露天之

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

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

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

不稱夫文也却戎狄翦暴逆邊兵之整禁衛

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

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

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

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

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
任屏營悃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
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

貞元五年

九月三度詣闕上表

即前所上

三表請復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
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
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
列清朝獲覩文明繼跡聖俊

聖一作賢

亦嘗考前

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
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爲累
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
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
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號間
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
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
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來之思然
臣等實以爲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

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視
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於羣臣聞
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
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彌成神造康濟艱難寇
逆掃除暴彊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爲
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
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憊必惟思而
內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
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

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

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

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

明一作名

崇昭報之禮表

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

尚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

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

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迨我祖宗崇

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爲辭讓以守謙冲

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

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

以守且陛下本爲炯誠

一。炯古迥切。作鑑誠。

以示敬

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
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
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
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
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不取
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
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

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
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
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慮俯徇羣情然後
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
鑑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
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頎等言

頎于

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

請

具一
作表

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

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
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
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
炭交集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
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
久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爲恭不如立中而垂
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光况於文質
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爲一王之法固
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爲弘遠陛下嗣

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寧變更而
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
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
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
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
以爲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
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
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
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

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
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
誠非崇飾之偽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
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書左右攜僕攜僕者謂左右携持器物之
僕或從扞牧圉信二十八年左傳審武子曰
牧馬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
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
及宗室黃髮者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
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

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衰六
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
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
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爲
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
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
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違
陛下之詔謹昧萬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
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一本以上六表在前集

臣頎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
下詔旨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謙冲於盛德而
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煩瀆於聖聽而內懷
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爲事貴舉
其中立名惡浮於實他本無爲
立二字得其中不宜
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爲恭况於
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

博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

見漢元帝紀

諸葛孔明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

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為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鴟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姿合至神之化有

黷禍亂制夷狄之武

有一無字

修禮樂垂憲度之

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化斯厚
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梏拳不用可
謂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
寤也況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耶
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
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興
復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
耳內之臣庶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國耻

亦欲摠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歡儻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匡輔之罪匡一作莊亦當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

聿脩無忝之言詩無忝爾祖顧屈已從人之

義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大

廟郊祀上帝貞元六年十月百僚請復尊號

誠祈禱獲降甘雨既致豐穰告謝郊廟儻因

祀南郊遂以告祠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

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

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

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宏衛

州汲人貞元五年二月自
戶部侍郎遷本部尚書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
聖也妙筭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
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
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
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
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
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

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

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

此是改第三表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

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貞元

七年以韓洄為國子祭酒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纔僖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霑思遠

思本斯作

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

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
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
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
重白顰凝彩而雪暉蒼鳥取象於天色將徧
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懷光謀反貞元元年

為其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則
公之表當是時作也然公時年
十三不應有此文中丞者不
詳其人矣文又關不全云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賊李懷光輿臺末

人方言南楚凡奚虜遺醜懷光渤海靺鞨人醜類也備聞

兇險之行頗有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

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建中元年七月以懷光為朔方節度使

猶分禁衛之兵二年五月詔懷光率神策及朔方軍討李惟岳不感

殊私乃懷異望間者饋貴不入王師問罪尋

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時李燧抱真同討魏城未拔朱

滔王武俊連兵救田悅詔懷光統朔方兵一萬三千同討悅懷光勇而無謀為滔等所敗

洎駕幸近郊建中四年十月丁未車駕至咸陽戊申幸奉天敕還舊

鎮將掃猾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十一月懷光引兵敗

朱泚兵于醴泉泚聞之懼引兵歸長安由是奉天之圍解豈伊人謀蓋是

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列為上公

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咸陽關

為裴令公舉裴冕表

大曆四年十二月戊戌裴冕卒

八年公始生當無此表裴令公蓋裴遵慶也按冕傳云大曆中

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驅馳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

忌其賢遂加誣罔海內寃之與此表合然此表當為郭令公作

其云為裴令公非也又傳云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

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踰月

卒據元載之誅在大曆八年是時方五年
而柳生於大曆八年是時方五年
歲而此表又當在載未誅之前
時公未生或謂公集先侍御廢
君神道表云汾陽王居朔方備
禮延望恐此表乃其先人之作
然亦不可得而考此
决非公之文也明矣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

道吳任宰輶而伍胥誅夷吳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輶為大宰

常以報越為志二年悉精兵以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使大夫種因大宰而行成吳王將

許之伍子胥諫不聽遂自殺吳王以楚任靳

尚而屈平放逐屈原名平事楚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共毀諸

之王乃踈原原既放逐
遂投於汨羅江而死
遠惟前事孰不痛心

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
一作忠肅明允
道

高德厚匪躬無忌有蹇諤之風
易曰王臣蹇蹇

道佐先帝
道一作首
驅馳靈武贊雲雷之業成社

稷之勲
至德元載玄宗幸蜀至益昌遙詔太

丞兼左庶子為之副是時冕為河東行軍司

馬授御史中丞詔赴朝延遇太子於平涼具

陳事勢勸之朔方七月太子入靈武冕與杜

鴻漸崔漪等勸進甲子以定策功以冕為中

平章事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謫荒

裔天下稱冤
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崩以冕為

山陵使冕以偉臣李輔國權盛

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暉衛士中書舍人劉烜
充山陵判官烜坐法免冕亦以議事與程元

振相違貶施州刺史空懷醞正之悲莫雪增嫌
史移澧州刺史

之耻今姦邪屏退聖政大明廣德元年十一月
月削元振官爵

放歸田里百度惟貞諸本作大度誤四門以穆寰海之內

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聞至化願特令

追冕列在天朝俾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處

詢謀之任當燮理之權必能協和萬邦致君

堯舜臣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熙

帝載二年二月以冕為右僕射兼御史大夫
充東都河南江南淮南諸路轉運使

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武元衡字伯蒼貞元二十

年遷御史中丞公時為監察御史乃其屬也正集有為武中丞

謝賜櫻桃表此當次其後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

者天睽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

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

崩順宗即位易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

忽先霑於草木况茲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

甲拆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

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

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莊子曰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

內熱歟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

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元和十二年二月李師道

誅東平盡平時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

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臣聞

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

莊子為不善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

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

月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謚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

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

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

業陋漢光再造之勲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

在臣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

大曆中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傳其子納師古納次子苞海岳而專

祿恃東秦十二之險

漢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

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

二馬此東西秦也百二者謂秦地險固二萬人足以當諸侯百萬人十二者謂二十萬人

足當諸侯百萬言齊雖固誘臨淄三七之

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人兵史記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

遠縣而臨淄之卒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

固已二十一萬矣之地曠若外區禹貢海岱為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也又云海岱

及淮為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也以其

淮海之所在故曰朝宗此言東海為師道所據也封祀之山隔成異域謂東封泰山累聖垂

德曾未悛心書惟受罔有餘孽滔天果聞折

首易有嘉折首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

封封禪書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

山也風俗通曰封泰山封廣遼海無虞見石

二丈高九尺下有玉牒書

磬之已至國語武王克商通于九夷八蠻

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磬長尺有此是陛下

神籌獨得作籌一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威

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貴龜策必從克成

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

方隅愧無橫草之功

漢終軍嘗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

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曰橫草也

坐見覆盂之泰

東方朔客難連

四海之外以為帶安如覆盂

抃蹈歡慶倍萬恆情

賀赦表

此謂順宗時蓋當公之一世人主嗣位肆赦惟順宗一人耳

又云謬當任用職在藩維此必代挂廣帥臣作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

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某聞天地成

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

羣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光

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
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
休恩覃溪洞事冠千古况乃順時布政乘春
導和敷作解之澤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
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繫雷雨之施也歸還流
竄羅網之釋也移叙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
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勲賢激勸之方也廢
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
至公元勲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

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
軒頊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
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
庭親覩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恒情

賀皇太子牋

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
立遂王宥既立更名恒

憲宗第

三子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

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

元和十四年七
月羣臣上尊號

曰元和聖文神武
法天應道皇帝

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

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

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

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

崔豹古今註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四歌贊德其二曰月重輪恩波下濟

見少海之增瀾山海經曰無阜之山南望勿

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宗元忝守遐方公時在柳州其

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

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為桂管觀察

使在元和十三年間時淮西已平公前有為賀淮西平赦表

此豈赦後有所封贈故公以啓賀之歟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

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孔子曰

後世以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禮記曾子曰大孝尊

親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左傳

昭七年聖人有明德者若積善必徵於餘慶

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天下人子羨慕無階某特承恩

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

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以衛淮南次公也

書為淮南節度使在元和十二年淮蔡平後傳云次公本善琴

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之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

終身不復鼓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則衛時尚鼓琴也史傳之載

過乎實矣一作狀在前集

疊石琴薦一

出當州龍壁灘下

右件琴薦躬往採獲

稍以珍竒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

夔旦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人文合宮徵之

深國器專瑚璉之重

論語子貢曰器也

子貢曰大絃濁以春温

藝深攬

醴

史記田完世家鄭忌子曰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醴

之

愉者政令也攬切驛音釋舒也

將成玉燭之調

爾雅四

燭

玉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以

南風之薰兮可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

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

忘儻垂不徹之恩

禮記士無故不徹琴瑟

敢效彌堅之

用

荅鄭貞外賀啓

一作狀在前集

李師道三代受恩

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李師道為平盧節度使

德宗建中二年七月李師道領軍務貞元八年五月卒子師古領軍務憲宗元和元年閏

六月卒弟師道領留四兇負德已納師古師

道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

縱豺狼之扞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

歡四方無事

一本有伏悔增慰慶六字

荅諸州賀啓

一作狀在前集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

魚列

切本更肆猖狂至極勢已致梟戮率土

抃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一本有

息增深
八字

河東先生外集下



世綿慶氏
功輝家範



康氏世綵堂家塾經史周公謹極言果精
 今觀得堂中丞所藏柳河東集倍朕康賢
 壬午三月香水朱彝尊跋尾盤山智朴同
 觀公孑數筠公孫韋金香書



至成化上虞羅松岳親于中江傳記年序
 老眼福輝見子深堂稽文時力孫年矣



Table with 4 columns and 12 rows of text, likely a list or index.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high contrast of the scan. The columns appear to contain sequential entries, possibly names or titles, with varying lengths and some internal structure.

廖氏世綵堂河東集書後

草窗始稱韓柳集韓集點勘頗

流傳謝山跋語又及柳項宋得此何

竅然東雅濟美相競出志祖廖氏

如比肩墨光歐體忽點眼煥若神

明當我前樂庵適成郭氏本惜校

僅辨誰思賢嗟余嗜柳自喜在六

十稜見非社年猶將抱書讀萬德錄

穰簡古期華顛滿君好古不自私
重價異吝金累千賦詩答我題紙
尾願與竹垞為執鞭蔣孟蘋魏樂庵

癸亥二月十四日孝督書

河東先生外集補遺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

并序。史表載虬後周中書侍

郎美陽孝公與誌稍戾豈史誤耶萬年公正元十二年卒是年

葬誌是時作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

景龍太歲也

三月日前

萬年縣丞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

年五十長子弘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

好禮奉夫人洎仲父之命考時定制動合古

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禮記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葬粵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長安縣高陽原

祔於先塋禮也先時撰辰酌禮撰擇稱義備

物外姻畢至左氏傳云士逾月外姻至宗人來會從弟宗

元受族屬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

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魯後得柳姓魯世家

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諡至展禽食菜於

柳因為氏魯為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柳

氏遷晉之解縣故七代祖虬後魏中書令封

美陽公虬字仲盤西魏大統四葉至皇考惇

皇朝散大夫資陽令祖延州司馬考願宣州

寧國丞濟德克紹厥類藏聰晦明粹爲淑和

少孤季父建願有三子長曰元方季撫字訓

道通左氏春秋貫歷代史旨畫羅列接在視

聽嗜爲文章辭富理精以門廕出身調補宣

州漂水尉網簿貢賦入于天府特授同州馮

翊尉改京兆府雲陽主簿轉長安主簿遷萬

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居養素食貧

常好竺乾之道自振塵昏之外振音展極也

泊如也旣而嬰被沉疾不克永壽姻戚動懷

朋友道傷僉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君前

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緬之女人緬之子三寔寔寔寔

也無子早世繼室以裴夫人諫議大夫虬之

女虬河東人代宗時為諫議大夫陰教內則著於閨闈有

女三人焉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闕遂

勒玄石措于陰堂陰堂謂壙中也銘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願耶德

而不壽命既厄耶松栢蒼耶不朽石耶

處士段弘古墓誌并序。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時為丞

州刺史公元和九年尚在永州
故薦弘古於崔迨其死崔猶為

經紀其喪可謂賢矣公正集有
祭弘古文當其喪過永州時作

誌亦作於是時也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

漢志有縱橫十二家蓋戰國蘇秦張儀之

也書剛峭少合尤濩落

濩落大貌莊子作為

不

事產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

就祿嘗以法家言

漢志有法家者流之言

抵御史大夫

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古幹死聞襄陽

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

甚居月餘視頓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頓之

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頓為隴西李景儉

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曰致用景儉之字東平呂溫溫之字高氣節尚道藝

聞其名求見大懼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與

言不知日出溫卒溫卒于元和六年景儉逐元和三年

景儉貶黜為江前右拾遺張宿一作與然諾

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

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徼

其去徼音邀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羣是

元和八年四月以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

羣爲容管經略使爲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

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

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爲埋道邊耳居六月

死逆旅中崔公爲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

永州哭爲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

鄉縣黃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

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

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

困者蓋謂已及劉禹錫之屬皆窮困

也通者不以達者不用也言通不懲其躓卒以元

死觀游非類有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南趾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

誌云正元二年七月十一

葬誌當是時作

柳氏子某為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

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號之閔鄉窆

說文窆葬下棺也

變保墨遇食乃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

宗元使為其誌且曰吾之先自魏已來為宰

相者累世

慶爲魏之侍中
後四世爲宰相

我高祖諱萬齒

爲伊闕令襲其先河間郡公會祖諱某浙州

刺史咸有懿德洎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

志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

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爲陸渾主簿

次吳縣尉次上黨丞次潞州兵曹參軍其勾

稽摘發毗贊關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

年月日終于官次殯于州若干里會世多難

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嗚呼我曾祖王父葬

于穎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閩鄉皇天
原望壽里穎陽北臨間其地陰狹岸又數
大懼不克久安神居是以從他兆于茲卜用
七月六日甲子將以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
望乎爾也於是刪其書爲文置于郵中俾移
於石上

永州司功叅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年月誌皆不載據題
云永州公作永時作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別駕祖弘義濟州

戶曹夫人歸譚氏曰損爲鄧州司倉參軍損
父昌爲常州錄事參軍祖曰元愛爲左羽林
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毛氏於周咸爲諸侯
譚入于莒毛及魏爲后族千歲復合夫人生
丈夫子曰隨隨謹愿好禮始克於裴柳爲姻
隨娶裴氏今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
嫁柳氏曰從肇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
教聞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以能立洎吾嫂
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以文其聲詩

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
某日日祔于此誌曰

周之列國譚子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
人有訓乃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
子姓追號憲德內言不出孰表貞節願垂休
銘永誌幽谷